



## 满树尽带黄金甲

□ 张修东

秋风肆意流淌,栾树便开始出尽秋天的风头。

漫步于公园内整洁的青砖小道,徜徉于柏油路面光滑的人行便道,散步于成排的栾树下,仰头赏风景,低头看景致,一幅满树尽带黄金甲的画面,扑面而来。

认识栾树,源于肥城诗人孙其昌老师的诗歌《栾树花开》,那种“人在车中坐,车在画中游”的镜像似乎就在眼前。中秋时节,几乎满街都是栾树的影子。浅红的一片一片,晚霞一般壮观。都说人生晚来一场秋,点缀了凄凉,又有谁不去羡慕这晚霞的恢弘呢。

栾树,是让人喜欢的树种。春天的芽点点鹅黄,而后的翠绿蓬蓬相接,围拢起来密不透风,远看胜似绿色的海。待到树枝繁茂,树叶蓬勃,叶子开始变红,浅如粉,朴素至极。再过一段时光,果荚长成,像挂在树梢的红灯笼,又像凸出枝干的风铃,喜庆而热烈,人见人爱。

栾树又是一种谦逊的树,



谦逊得像你我身边那些朴实无华的兄弟姐妹。它低调,不像其他花,极尽娇艳诱惑之能事。不像路旁的月季、紫藤,一开便艳丽夺目,让人目不暇接。栾树,“始知非叶也非花”,总是默默无闻地成长,悄无声息地作为,从不去炫耀花开。

中秋前后,栾花沉浸在孕育的喜悦中,浅黄的花,像一个个穿了黄金盔甲的士兵。我骑车外出,一阵秋风吹来,几枚小巧玲珑的栾花落在我胸前的挎包上,有着淡淡的清香,只见花蕊张开,花瓣展翅,俨然一只只飞翔暂歇的小燕子。

清晨,环卫工人似乎比栾树醒得更早,他们将落花小心翼翼地打扫成堆,不舍得让晨练的人踩踏。树花扫又落,径草踏更生。这一路繁花一路抛洒,入眼之处,落英缤纷,美不胜收。满树尽带黄金甲,秋日美景无时无刻不在敲击人的心房。

## 芦花暖屋

□ 马海霞

1980年国庆节,我们家乔迁新居了。房子刚盖完,大门和窗户玻璃都没安,家里却没钱了。父亲说等下月开了工资,新房“五脏俱全”了再搬家,可母亲不同意,她一刻也不等。母亲租住在大杂院里,早受够了,她性格内向不善交际,大杂院人多嘴杂,婆娘们个个伶牙俐齿,还有爱传闲话嚼舌根的主儿,母亲那些年没少受欺负。每当母亲吃了窝囊气偷偷抹眼泪时,父亲便说,等批下宅基地就好了。新房子是我妈的救世主,更是世外桃源。

父亲只好依了母亲,用酸枣树枝捆了个临时大门,窗户用塑料布封住,家里除了三张木板床和破桌子、破柜子、五

个木板凳外,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用力拍才出声的破收音机了。

但母亲对这个新家非常满意。当天晚上母亲煮了一锅白菜豆腐汤,让我们吃了个够,饭后还破天荒和父亲合唱了一曲《沙家浜》选段,那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唱,高处唱不上去就喊,低处低不下来便念,五个音破了三个,她却唱得不亦乐乎,把我们逗得肚子疼。

新家在山脚下,只有十一户人家,但我们是最早入住的。夜里风吹着塑料布呼啦作响,酸枣树大门也被吹得窸窣声不断,荒山野岭的只我们一户人家,让我联想起蒲松龄笔下的鬼故事,越发害怕了。母亲说,害怕你就高声歌唱。

那个晚上,我敞开嗓子唱,唱的那个啥早忘记了,我唱我哥也跟着唱,后来父母也加入进来。父亲说,就我们这歌声,有鬼也给吓跑了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和哥哥便上山割了一大捆芦苇,背回家后母亲捡了几枝大的芦苇插进空瓶子里,剩下的编成了苇帘,晚上挂在窗户上防风御寒。霜降后的芦苇长出洁白的芦花,微风一吹,白蓬蓬的花絮轻舞飞扬,妩媚又温柔,为我们清寒的新家添了一丝生机和温馨。

父母相约,以后每年国庆节,都要添置一件新家具。第二年国庆节,父亲让木业组的师傅打了一张大床,漆了大漆,裙板上还画了喜鹊登枝。第三年国庆节,家里又买了沙

发。第四年,父亲抱回家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。父母没有食言,每年国庆节我们家都要破费一次。我和哥哥则会在国庆节这天,割一捆芦苇,插进瓶子摆桌上,插在篮子里挂墙上。正因为家里有了新摆设,才有了当初刚搬来的新鲜和喜悦。

我问母亲为何偏要在国庆节添置东西,母亲说:“因为这天我们家搬进了新家,虽然当时家徒四壁,但有了自己独立的小院子,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政策越来越好,日子越过越有劲儿,我和你爸就约定,一年为周期,计算家庭的变化。”

那些年的国庆节,我们家每添置一件家具都感觉像搬了一次新家,喜悦又兴奋。

## 品读有价值的生命

——读《夏洛的网》

□ 丁浩霖

在我读过的书中,我最喜欢的一本《夏洛的网》。

《夏洛的网》是美国作家埃爾文·布鲁克斯·怀特写的。他从小就喜欢动物,因为家里很有钱,还建了一个农场,这让他有机会观察和了解了许多动物,奠定了写这本书的基础。《夏洛的网》不仅仅是写了一个故事,更让人体会到生命的意义,这便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。

《夏洛的网》的故事其实挺简单:一只名叫威尔伯的小猪被卖到一个农场,在这里,它交不到朋友,十分难过。后来,一只叫夏洛的蜘蛛想跟威

尔伯交朋友。原来,夏洛也非常孤独,因为它是一只蜘蛛,吃小飞虫,所以农场里的动物都认为它残忍,疏远它。威尔伯一开始也这样认为,可它太想有一个朋友了,还是和夏洛交了朋友。之后,威尔伯从鸭子口中得知,圣诞节那天,自己会被做成火腿,惊恐万分。但小小的夏洛却对威尔伯说:“我救你!”它在自己的网上织出了字,不止一次地救下威尔伯,然而,自己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……夏洛在帮助威尔伯时,并没有图报答,甚至没有让威尔伯感谢自己。

让我感动的是,夏洛死前说了这样一段话:“生命的价

值是什么,该怎么说呢?我们短暂地活着,我们死亡。一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、吞食着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。通过帮助你,我才可能在我的生命中找到一点价值。老天知道,每个人活着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才好吧。”

这段话让我在感动之余开始思考。一只蜘蛛,只忙着织网捕食,那它仅仅叫“活着”,但是,当朋友有困难和危险的时候,能够勇敢地站出来,帮助朋友,让朋友感受到温暖,有了自信,这就升华了自己活着的价值,就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,而是对他人、对社会也有贡献,这让我

敬佩。

我想,人活着总要做些有价值的事,总要做些对他人有帮助的事。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事,就会发现,对方特别快乐,你的内心也是快乐的。“予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”真正的快乐和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财富、金钱,更是奉献。在《夏洛的网》中,夏洛是这样做的;在我们的生活中,雷锋就是这样的人;还有那些默默无闻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的人,他们都是我的榜样。

读一本好书,悟出一些道理,《夏洛的网》怎能不让我喜欢?

## 饭豆里的秋天

□ 赵自力

秋天的田野,像一个巨大的晒场,各种作物有序地接受金色阳光的抚摸,等待着农人们的收割。等到秋光像叶子一样薄了时,摘饭豆的时候就到了。

母亲总喜欢把饭豆种在地边。饭豆生命力强盛,一长一大片,疯长的藤蔓都把野草盖住了。我到地里劳作时,常常看那藤蔓,它们像一条条绿色的瀑布,在风中无声地流淌。不久,那些藤蔓开了些黄色的小花,形状像蝴蝶。风吹过时,宛如黄色的蝴蝶在绿叶间翩翩起舞,煞是好看。

太阳在豆荚里结籽的时候,就闻到了秋天的味道。这时候放眼望去,长长短短的豆荚,结得满满的。当我急着要去摘饭豆时,母亲告诉我,早晨去摘最好,因为早晨有露水,饭豆不容易蹦出来。常常一大早,我们提着竹篮,戴着草帽,把成熟的豆荚一根根摘下来。摘豆荚时,母亲总要告诉我们,人生就像豆荚,长短不由自己,但求节节饱满。母亲的话朴素无比,却蕴含哲理。饭豆一边老去,还一边开花,它们铆足了劲儿,想在霜降来临之前多结些豆荚。所以摘饭豆,往往从白露,一直可以摘到寒露。

成熟的豆荚,稍晒太阳,就可以出豆了。把油布铺在豆荚下面,只需来回踩上几脚,那赤红色的饭豆在豆荚下相互推搡着,挤在一起格外好看。看着那可爱的饭豆,粒粒饱满,油亮亮的,就想起香喷喷的饭豆饭来。

把大米和饭豆放在一起洗净,小火去焖。饭熟时总是先闻到饭豆的香味,嚼上几粒,粉粉的,嫩嫩的,格外好吃。饭豆晒干储藏好,一年四季都可以吃。在外地工作后,每年秋天,母亲都要寄给我一袋晒干的饭豆来。想家了,抓一把煮饭,尝一口都是老家的味道。

现在又到秋天,不禁想起那些饭豆来。母亲的饭豆,总能慰藉游子的思乡之情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bl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